

大英帝國的两塊基石

——張伯倫現實政策的兩大根源

美國斯丹萊等著

劉少巖譯

24
61

亞東圖書館印行

美國斯丹萊等著

大英帝國的兩塊基石

劉少巖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 002183

有 所 權 叔

石基塊兩的國帝英大

角二幣國價實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號六弄五七四路神冷寔海上

理 代 社 齋 益 求 部 市 門

號五七三路馬四海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版 出 月 三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譯者序

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使英國成爲近代資本主義的開山祖。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英國成了歐洲和美洲的工業學校。此後英國使躡入了衰落的時期。首先是德國資本主義在俾士麥的鐵腕扶持之下，勃然興旺，損害了大英帝國的基礎。一九一四——一七年的大戰，英國已把那一個不能忍受的荷漢索倫皇朝壓毀了。但在一場筋疲力倦的角鬪之後，却在大西洋的彼岸又生長了一個嶄新的亞美利堅帝國。這一個敵人較前一個敵人更強，而其損害英國基礎的程度也無比的厲害。大戰後，衰老的英國與強梁的美國間不斷緊張的外交關係，像一條赤線一樣貫通了全部國際政治的發展過程。此外還有一羣在大戰中吃不飽或被不可忍受的戰敗條約剝奪了一切的帝國主義國

家，突然於一九三一年以後，採取兇猛的攔路打劫的姿態，開始割裂英國的利益。首先是英國昨日的盟友，在遠東掀起一個侵略中國的戰爭，接着便是意大利爲了要實現莫索里尼的帝國政策「一次而又永久地脫離英國的『友誼的』『羈絆』」，向非洲進軍。一九三三年希特拉握到了德國政權之後，立即把凡爾賽和約撕毀，恢復萊茵河的防禦線，把中南歐的國家一個一個的從英法拉開。於是這個老大帝國處於四面楚歌之中，遭逢了數百年來所未有的最大厄運。大戰後英國外交的每一步成果，都把這個厄運紀錄下來。在「合作」或「和平」的詞句之下隱藏着爲勢所迫的讓步，這便是英國戰後外交的全部內容。最近張伯倫的有名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便是英國這種退讓外交的最精選的範本。慕尼黑協定與英美加商務協定不僅把英國的國際地位推跌到驚人的程度，而且把這個老大帝國衰敗和腐朽的驚人程度充分暴露出來。

現在我們試從帝國的內部來診斷牠的病象。誰也知道張伯倫現實主義外

交是英國統治階級畏懼戰爭的心理的表現，但這種心理不是從『基督的正義或博愛』裏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加上一句，英國之畏懼戰爭就是畏懼帝國的瓦解^⑤。四千萬盎格魯·薩克遜人統治四萬萬種族不同的異族奴隸，而四千萬盎格魯·薩克遜人中還分裂成兩大利害截然不同的敵對階級，這便是英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根源。隨着資本主義發展，這些矛盾也加速度的擴大再生產出來，且逐漸達到極度集中和不可忍受的程度。從本世紀開端，整個不列顛帝國便陷於極度不安和不穩定的狀態。一九一一—一三年，一九一七—二〇年，一九二四—二六年，是英國工人運動最高漲的三個時期，而與英國工人運動相呼應的便是英屬各殖民地，各自治領的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這兩種運動在戰後所帶上的慢性和痙攣的性質，已大大的搖動了不列顛帝國的全部統治機構，而且勢非把牠弄得冰消瓦解不可。尤其是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牠給英帝國主義的打擊是致命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為過去英帝國主義

者還可以狡猾的在殖民地得來的龐大超額利潤中，分出一點殘羹剩飯來緩和英國工人的鬥爭（這就是英國勞工黨領袖底社會帝國主義及改良主義的根源呵！），但現在當英國已在殖民地造成了足以和「母國」相頡頏的民族工業，造成了近代的文明，尤其是造成了一個能夠獨立肩起歷史任務的殖民地無產階級，總而言之，當英國已無意中造成了無數「小帝國」的時候，她已無法抵抗殖民地那種兇猛的離心傾向，無法再使牠們變成英國獅子的馴伏羔羊了。那末英國統治階級竭力分裂殖民地解放鬪爭與英國工人鬪爭的物質資源也窮竭了。這正是不列顛帝國最大危機的所在，也正是張伯倫現實主義外交的真正根源。

不列顛帝國最重要的兩塊基石便是加拿大和印度。這兩個殖民地的離心傾向和獨立運動的頑強性，也就象徵了整個帝國瓦解的必然趨勢。這個小冊子所包含的四篇關於加拿大及印度的文章，把加拿大及印度的内部情形暴露

得淋漓盡致。我們在加拿大與國際政治的關係一文中看到了加拿大底龐大的集中的金融業和製造業，看到了美國在加拿大底勢力的飛速增長，看到了自治領資產階級逐漸的投向美國以及無產階級爭獨立的龐大的勢力；我們在印度問題的三篇文章裏又看到了與加拿大相差無幾的印度民族工業，看到了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飛躍的進步以及印度無產階級已升高到獨立領導的地位。總括起來，這幾篇文章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就是英帝國主義今天已成爲加拿大、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底生產力的巨大的障礙了；也就是說沒落的資本主義已不能完成殖民地的工業化，因而也不能增進殖民地人民的福利；第二同時也是最寶貴的一個結論，就是不僅英帝國主義者，甚至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包括其小資產階級代理人），也不能解放殖民地的生產力了；因爲殖民地資產階級出生太晚，使牠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牢籠，因而牠不能也不敢徹底的堅決的反抗帝國主義。加拿大民

族資產階級之遠離民衆，徘徊於英美之間，以及印度甘地運動和全印國民大會的叛賣行爲，都在在證明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的卑屈和軟弱，那末殖民地解放的任務，就天然的落在大多數勞苦民衆的肩上了。只有工人階級領導了廣大的農民，從事對內自由對外獨立的鬪爭，才能澈底解放殖民地的生產力。這就是這本小冊的兩位作者不謀而合的見解。

在中國抗戰已轉入最危險的關頭中，這個小冊子的譯出能夠盡一分喚起民衆的助力，也就是譯者的莫大榮幸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目次

譯者序

印度問題(三篇).....	S. 斯丹萊.....	一
加拿大與國際政治的關係.....	E. 勞勃生.....	六

7-11

3

印度問題（其一）

S·斯丹萊

殖民地問題又擡居到首位。遠東戰爭中中國人民之雖無大效而十分頑強的抗戰，在殖民地羣衆求脫其帝國主義統治者的解放運動中，又劃了一個新的行動階段。

這樣的運動，其最大特點往往表現于他們所發揮出來的革命力量之風起雲湧的性質。每一歷史的因由都足以令人深信，此次殖民地運動之新的週期將遠超過往昔的。如是則殖民地問題需要每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實行者來一個必須的研究。印度因爲差不多是一個受異族帝國主義國家統治底落後國家的理想實例，故研究印度問題誠足以具體地決定一個當前急需底一般的殖民地革命政策。

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現在已首先蒙受大英帝國瓦解的影響。英國的帝國主義統治者因為陷于無限增長的絕望中，爲了自拔，已用新的狩獵面目來對付印度。這就是說，這個衰老的英國資本主義給印度羣衆來一個厲害的鎮壓和剝削。跟着這次帝國主義底新的加油，必然又來了牠的對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復興，這個解放運動實在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已銷聲匿跡了。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把英國統治的印度史做一個簡明的敘述，順便說及現下印度的經濟建設；（二）概括的論述印度的民族主義及革命運動，包括印度國民大會自最近一次集會（一九三六，十二月）以來之新發展；本後則述及這個運動之未來前途。

伯蘭福勳爵在他對議會的演辭中說：

我們并非爲印度人的利益而征服印度。我知道有人在佈道會議上說我們之征服印度是提高印度人的水準。這只是迂腐之談。我們之征服印度是把牠當作大英貨物的尾閘。我們以利劍征服印度，我們亦將以利劍維護之。

在印度進行佈道工作，我頗感興趣，而且我也做過許多這一類的工作，但我并不是像這樣的僞君子，竟至於說我們爲印度人而維護印度。我們之維護牠只把牠當作英國一般的貨物以及特別是蘭開夏貨物之優越的尾閘而已。

下：沙爾（印度殖民大臣）曾說：

英國人之基本原則是使整個印度民族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遷就彼等自身的利益。彼等印人被徵捐稅已達極點；每一省分凡已落入我等掌握中的均已淪爲一個強索苛求的區域……（該項引證見

於黎納斯的印度之白種大人一書中)

英國佔領印度已有二百五十年。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已經把英國那一年的印度政策的各方面以如下的話來總結：『貴族要征服印度，求財者(Moneyocracy)要掠奪牠，而發大財者(Millocracy)則要賤賣牠。』遠在1500年之時，荷蘭，英國和法國的商人已與印度沿海的城鎮接觸，且把牠著名的手工業品帶回西歐。一七〇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這個重商主義的，寡頭貴族的英國的超絕產品——已從英皇那裏獲得獨占印度一切貿易的權利。是年又開始了對印度人士的領土的征服。古代印度往往是一個易於招引征服者們的國土。由東西兩方來的侵略，昭著者已有數十次，而古代最晚發生的幾次便是亞力山大一世及羅馬人的入侵。但印度因有其廣大的面積及優越的文化，故往往能夠擊退或吸收那些侵略者。

但說到英人則情形完全不同。除了代表優越的西方文化外，他們還是來

自當時一個最進步和統一的國家的。利用大莫臥兒，莫臥兒人及馬哈拉太人及北阿富汗人各種敵對部落間的內部衝突，英軍沒有遭逢很大困難便開始征服東印度了。他們和荷蘭及法國商人衝突起來，但後者終非英國敵手。（拿破崙的幾次戰爭，在美國舉行的幾次法國和印度戰爭，就是競爭印度所反映的現象。英人既已得手，他們使一個一個的控制那些莫臥兒部落的領土竟遠伸至潘遮布區域。）

在這次征服的擴展時期中，一個革命——從其規模及歷史的錯綜關係看來是巨大無匹的——方淹沒整個英屬印度正在擴張的領土：破壞，改革，根據那個在一切古代文明中最超卓的文明。英國的重商主義者以及後來英國的產業資產階級把古代印度社會和經濟建築的全部結構打成粉碎。同時他們却造好了一個物質和社會的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上，印度人不僅可以從那一個他們在其底下服役許多世紀的古代亞洲式的專制制度中，而且還可以從英國

統治的新專制制度中澈底解放出來。馬克思已清楚的認識這一點。『無論英國如何作惡多端，她已是促成那個（未來的）革命底不自覺的工具。』（一八五四年六月廿五日紐約論壇上一文）當馬克思着重地非難種種用以壓服土人的殘酷，偽善和『科學的野蠻主義』時，他畢竟看到英人在歷史上還盡了一種進步的作用。英國的統治者們儘可『從被虐殺者的頭蓋中暢吸印度的仙露』，但仙露也會變成鴆酒，那末終有一天會宣佈他們的死刑！

這次英國革命的性質異常清楚。東方的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築在兩個基礎上。向。（一）土地公有制（并無私有土地權）。這種制度馬克思稱爲『原始共產制』。（二）一種維持該國農業生命所必需底人工的土地灌溉制度（小亞細亞，埃及，印度各國均如此）。在印度，在這種物質的基礎上生長了一些獨立的印度公社農村以及農村聯合制，牠們具有一種狹窄的閉關自守的經濟；又生長了一些著名的手工業和製造業（織機和手搖紡機）；寄托於一種

極細徹底^①幾分工制上的無數等級區分；各種各色底神祕和狂妄的宗教和儀式；最後又生長了一個專制政治的國家（莫臥兒）及其官僚和祭司的臣屬。一切這些東西都給英國人破壞了。

他們用無情的武裝力量顛覆了土著的農村公社和產業。印度的製造品（主要是手織土布）早在一六九七年已不准輸入英國。一個英國的印度通作察李卡茲估計十八世紀整整六十年中，英國從印度帶回一萬萬鎊。倫敦日報說，『該國的全部財富，爲一個夢魘似的政府所吸收，而其工業的發展亦爲這個政府所阻塞。』因爲人工灌溉的制度（一種需要不斷注意和修理的制度）已破壞，印度的農業陷於完全衰微的狀態。在英國滑倫，哈斯丁的著名審判案中，暴露了一七七一年，也就是東印度公司報告牠的紅利大量增加的那一年，因爲一個可怕的飢荒，孟買人口竟死去三分之一，卽一千萬人。十八世紀，卽英國東印度公司最顯赫的那個世紀，在印度看來也就是遭受無比的